

61
I247.57

W36c

'99 深圳文丛

中国之婴

王世红 著



A0770857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旷 昕 陈 丹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王 颖

'99 深圳文丛

书 名 中国之婴

著 者 王世红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 编 518026

印 刷 者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者 海天出版社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1000 册

I S B N 7-80654 - 020 - 2/I·6

定 价 480.00 元(共 20 册)

谨以此书

献给在那个岁月里的中国女性

电视机开着，只有她一个观众。

忙了一天。业务、家务及其他，好累啊！时针指向 23 点 45 分，安静极了！她感觉好极了，好惬意！仿佛这世界没别人。

电视屏幕上打出字幕：边缘Ⅱ级半。只知有Ⅲ级片，不知何为“边缘Ⅱ级半”。画面上出现一位 60 岁左右的学者，他身边有个纯欧美式的少女，棕啡色的头发，一双生动的大眼睛，很有些像扮演苔丝的那位英国女演员。老学者声称他是人类性遗传工程研究专家，他把少女带到泰国，在一个中等部落的寨子里，他向一位看似部落长的老者要几位身体健壮的男子，很快，来了三四个。他对他们说：“看过这种女人吗？这是最纯种的欧美雌种，这是我送给你们几位的最好的礼品！”

几位泰国村庄的汉子，望着美丽的少女，他们身上那种野性的激素一触即发。他们边脱光衣服，边向女孩围去。画面上是女孩惊恐万状的双眼。学者的声音：“你们一个一个



来，一个一个来。”学者傲然地站着，看着眼前草地上他亲手导演的这一幕。一个接一个的野性男子朝少女扑上去，少女喊叫着、挣扎着。学者的一双眼睛充满了画面，冷漠、满足、鄙夷，但又什么都不像。在马来西亚以及非洲的好几个国家，同样都是乡村，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肤色，那位可怜的美丽女孩像是试验品，被学者控制着，学者亲眼目睹着她被各种不同国籍的男人强暴，而且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起初的反抗，到后来的麻木。那女孩后来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只听学者在电视里多次表白，他是一个专门搜集和研究不同人种在人类最崇高、最具快感的活动——男女交欢时全过程情况的专家。他撰写专著，发表论文，以探讨不同人种的生存状态和各种不同的性交媾时的方式、动作。因此，他像对待动物、而非人类那样，带着“试剂”——即纯种的美丽欧陆女孩走遍地球，来进行他的研究。这外国电视剧到底要说明什么，给人以什么？好像除了强烈的感官刺激外，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只是那少女充满整个画面的一双眼睛，惊恐、无助，挥之不去，老在眼前飘动。

大睡房里发出轻微的声音。那是熟睡的丈夫在翻身。走过大睡房，鲁丹来到女儿的小睡房。小女儿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果香味。

女人的职业是“结婚”？！这是我国一位女作家说的话。她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只知道她的母亲是一位“格格”，就是清朝宫廷里的一位公主。据说这位女作家结了三次婚，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身去国外定居了。好不凄凉。

7084次航班。告别了丈夫、小女儿，谭鲁丹飞向东海之滨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去度假——休的是工龄假。鲁丹此行还要顺便去看望她的老姑妈，她父亲惟一的妹妹。

大片的云层向机舱后飘去。人类真了不起，飞机这么庞大、这么有重量的物体，居然能让它上天，不会掉下去。这是力学的原理。凡是精通数、理、化的人，鲁丹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她是最讨厌这些的。突然，她看见不远处，约300米远有一架飞机快速飞过，向着相反的方向。怎么好像很小似的，仔细看不小，绝对跟鲁丹坐的这架一样大，只是因为远而且在下面，才显得小。鲁丹一阵激动一阵欣喜，像发现了新大陆，觉得很是有趣儿。

座位边是一位小伙子，对鲁丹格外热情，又是帮着放行李又是帮着取饮料，鲁丹觉得好笑。她本无意麻烦别人做自己能得来的事，但还是对他报以友善的微笑。

“性骚扰”，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说法。在中国人们知道这个词很晚。

谭鲁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官。从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是姥姥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呵护、照顾她和两个妹妹。不知父母成天都在忙些什么。尤其很少见到父亲。

姥姥勤劳一生。她很爱种菜，在军营的空地上，小山坡上种了不少青菜，有豆角，有菠菜，有各种瓜类，绿茵茵的很是好看。爸爸回来了，不许种，全部收光马上吃掉。也不许养一只鸡。那铁青的脸，愤怒的眼睛，令鲁丹难忘。姥姥虽然服从了，但她还是跟父亲大声辩解了一番，希望可以继续种，但无用，父亲说不行。等父亲一走，姥姥继续去撒菜籽，种得更多。

大大的、长方形的金鱼缸。十几条美丽的金鱼在摇头摆尾地游着，好看极了。一天早上，忽然听到姥姥大叫大骂：“个老子！是哪个砍脑壳的龟儿子干的好事！”

“是哪个砍脑壳的龟儿子干的好事！”姥姥是四川人，一



口浓浓的乡音。鲁丹和妹妹忙跑去一看，水面上漂着一层翻着白肚皮的鱼。那些美丽的金鱼全死了。姥姥说金鱼缸被人放了汽油，金鱼喝了带汽油的水就会死。那些天父亲在家。鲁丹记得好像听父亲说过，种菜养金鱼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是封、资、修。不允许的。

很快，父亲又走了。姥姥从万分的悲痛中醒来，又去找人要了几条，还买了几条更美丽的大金鱼，并让鲁丹帮着把长方形的大鱼缸搬到屋里放在床头边，再也不放在走廊上了。

一座山，有6层楼那么高。有两条路可以上去，一条是柏油马路走汽车，一条是人工挖出来的土台阶。两条路分别在南北两面。这里是一个有着十几排黄色平房的军营家属区。住着除了司、政、后以及军部以外的军官的家属。鲁丹的家在第5排1号房。听姥姥说父亲在一个重要的守备岛上，指挥着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加强师。晚上用军用高倍望远镜可以看见香港的灯光。当时，香港被称为资本主义花花世界，要坚决抵制。那年代是备战的，全国人民高度警惕，防备台湾方面“反攻大陆”。

“丹儿，丹儿！回家啦！”很远的地方是姥姥那浓浓的川音在喊。

晚饭后，6岁的鲁丹又来到马厩。军部在这里养了十几匹战马。这不太大的马厩在半山腰上，有一个长长的饲养棚。鲁丹非常喜欢马，这些战马真高大，有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十分威风。养马的有两位战士，每天专门负责战马的一切生活。其中一位圆圆眼睛的战士，中等身材，每次见鲁丹来都非常高兴，让鲁丹帮着抱草，然后用一个大铡刀一下一下地把黄色的稻草切成一段段，再用大豆饼和在一起喂给那些马吃。

“走！小妹妹，叔叔带你去玩玩，看看大河去！”圆圆眼睛



的战士拉着鲁丹的手走了。

不是河，是湖。是西湖。这个大大的天然西湖点缀着这个中等城市。整个军部在西湖边，在一个叫孤山的山脚下。风景优美，山青水秀。远远望去，湖心泛着小舟。夜幕降临，湖水以及远处城市夜空中各式各样闪烁的霓虹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碧波粼粼。

“好看吗？”圆圆眼睛的战士问。“好看！”鲁丹扎着两只蝴蝶结小辫子，身穿淡粉色的小连衣裙。

天空布满了星星。不知为什么没有月亮。这里是一片草地，不是那种观赏的茵茵地皮草而是有着半人高的野草，叫马尾草。还有蒲公英。蹲下来，外面走路的人是看不见的。

有点冷，鲁丹打了个哆嗦。“冷吗？”“冷！”圆眼睛叔叔蹲下来从身后抱着鲁丹。紧紧地抱着小鲁丹的腰，“这是什么？”叔叔用手紧捏着鲁丹的腰。

“腰。”鲁丹回答。

“这是什么？”叔叔的手在摸向鲁丹的腿。

“这是什么？”叔叔的手慢慢把鲁丹的短裤脱下。

“这是什么？”小声的急促的声音。叔叔在慢慢而有力地摸着鲁丹的下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小声而急促地喃喃着。鲁丹的整个下身被叔叔的双手摸着。在这个男人的怀里，被这个男人紧紧地抱着，他坐在草地上头紧靠着鲁丹的脸。6岁的鲁丹感到恐惧极了。天空漆黑一片，冷风吹来，苍凉而带阵阵寒意。

“我要回家！”鲁丹想挣扎出来，可是被抱得更紧。这个年轻的男人喃喃地重复着“这是什么！这，这是什么！”小鲁丹的短裤被脱掉放在草地上。全身的敏感部位，整个下身被这个年轻的男人抚摸了好久好久。不知为什么这个男人没有去摸上



身。这男人依依不舍地给鲁丹穿好内裤，他摸着她的脸蛋“明晚再来，叔叔还带你来看大河啊！”叔叔仍紧紧抱着她。

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了，小鲁丹一声不吭朝家里飞奔而去。第二天鲁丹再也没有去看那些战马。没多久，养马班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听姥姥说，军官家属们提意见，说在住家附近养马，味太臭，也不卫生。

那个叔叔，那个男人喘着粗气的说话声，那天晚上被摸遍下身的情景，牢牢地留在鲁丹的脑海里。

没有哥哥，没有弟弟，只有两个妹妹。鲁丹几乎是在女儿国里长大的：慈祥、任性、泼辣的外婆；成天上班，晚上也每每要开会的母亲；还有几乎一年只见到一次的父亲。鲁丹和大妹一起就读于“八一”小学，这是专门供军人子女读书的地方。学校要求全校学生住读，封闭式教育，平时不许回家，周末晚放假，周日晚上之前返校。

这是军部的灯光大球场。周末在这里放电影。这晚鲁丹来看电影时遇上了同班的几个好朋友。几个三年级的小女孩看完电影在回家的路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开心极了。大家一字排开，六七个小女孩并肩走着全不管前面、后面有无旁人。

“一、二、一！一、二、一！”鲁丹听见身后有声音。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分明是后面有人在喊口令，声音很小却分外有力。几个女孩都听见了，回头一看路上的行人都退到后面或路边去了。六七位身材高大体魄伟岸的军官一排并肩前进着，却被鲁丹这帮小女孩挡住了去路。

“哇！大人们来了！”她们马上散到路边去。鲁丹站在路边等妹妹。足足过了5分钟。前面是高级军官学校的队伍，后面是炮团和其他部队的，差不多3个师的兵力。黑压压一大片



人。鲁丹想起了父亲。每次父亲回来也跟这些军官一样，崭新的军装、威武的大盖帽、威风凛凛。父亲一回家就爱跟姥姥发火，说种这个养那个违反了军队的规定，应老老实实当家属才是。刚才那位带队的军官怎么不发火呢？几个黄毛丫头挡住了几个师前进的队伍。没有吆喝，没有训斥，没有叫喊，这几位军官叔叔只是小声而有力地喊口令，那不是命令式的指挥令，那像在说：“喂！小丫头们，你们挡路了！”鲁丹此时感到了一股力量，一股恢宏而庄重的力量。

铁流滚滚。

远远地，又听见姥姥的声音，好像在跟谁吵架。周末，鲁丹带着大妹放学回到家。家里来了一位姐姐，父亲破例休假在家，多住了好些日子。姥姥让我们叫她果兰姐，爸爸对她好极了。鲁丹从没看见父亲有这么多笑容。

“不行！毛衣不能拿走。”姥姥在跟妈妈说。“算了，给她吧！”妈妈不干家务，显然家里的事姥姥说了算。“那不行。”

果兰姐姐对她们3姐妹很好的。带她们上街，给她们买零食吃。那是一个暑假。

码头上，离开船时间还早。姥姥全权代表父母亲来送果兰姐。3姐妹也跟来了。姥姥又特意把她们带回大街上，找了一家很干净的饭店，叫了几盘三鲜水饺让果兰姐和她们几个吃了个够。姥姥自己一个也没吃。果兰姐眼圈红了。

“姥姥，您真好！”姥姥不置可否，也不言语。

江而上翻滚着好看的白色浪花。江轮远去了。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还在挥手，那是果兰姐。鲁丹和妹妹也在不断挥手，鲁丹感觉很是凄凉。姥姥定定看着远去的轮船，直到看不见。

“想把你爸那件毛衣拿走，那还要得！我就不给她。”回



家的路上姥姥一路念叨。

后来大一些，鲁丹才知道果兰姐是自己的亲姐姐，是父亲的亲生女儿。但果兰姐是另外一个妈妈生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北方，在父亲的家乡。自从知道了果兰姐的来历，鲁丹对父亲从敬畏又产生了一种陌生甚至怨恨。跟姥姥像老母鸡呵护着幼仔一样相比，父亲给鲁丹和妹妹们的温情太少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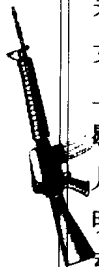
鲁丹真弄不明白。父亲、男人、还有……男人?!

“妈妈，我也要参军。”鲁丹坚定地对母亲说。蓦地，14年了，母亲好像第一次才这么近看着女儿。女儿要走，想去参军。去远方，去打仗吗？哪有战争？现在是和平年代。在母亲的脑海里，14年里，她成天忙工作，无暇顾及3个女儿，家全交给了自己的母亲。但她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日一记。或写自己，或写工作，或写感受还有孩子。尤其是这个长女鲁丹。

女儿说她被学校选入舞蹈队了，但女儿是渴望入体操队的。

女儿说她将代表全校3000名师生同其他7个队员进京汇报演出。

女儿说，昨晚看戏时小妹突然肚子剧痛。7岁的鲁丹背着小妹跑了4公里路程，把小妹送到军部卫生所，经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再晚一点就有危险了。军部卫生所所长是母亲的老战友，事后她无限感慨地给母亲挂电话：“玉洁，你有个好女儿啊！不然，小妹就太危险了。从军部大礼堂到我这儿，晚上9点以后，军部又规定一律不许开路灯，要防空。这孩子连歇都没歇一下，全身都湿透了。填写病历时才知道是你的女儿。这是我的几个孩子绝对做不到的啊！”这位和善、医术高明的卫生所所长是副军长的爱人，住在9号房那边。那是一片军级干部的特殊住宅，有一个连的兵力保卫着，一般人是不得



人内的。

鲁丹升入中学不久就被选进学校舞蹈队。舞蹈队的队员是全校的佼佼者，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

这孩子热爱舞蹈，但不知跳得怎么样。玉洁因为忙，从来没有看过女儿的演出。嗨！这小丫头居然能跳到全市赫赫有名的一中校队去。玉洁为女儿自豪。

那是全国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全国一片红色海洋，人们每天都原始地激动着。上街欢呼、集会、游行。“早请示”、“晚汇报”，认真学习领袖发表的每一条最新指示、最新语录和诗词。整个城市的每一个单位，甚至每一户住家门口，都有一座自己建造的小天安门城楼，安装上小串彩灯闪闪放光。随着游行队伍的前移，人们不断地评说哪家的天安门城楼更漂亮。同时，人们在忙碌地到处寻找、交换伟人的纪念章。在家里忙于自己制作标语板，等第二天去比比看谁的更好看。在一次妈妈同事的婚礼上，新娘新郎共收到了38块不同款式的标语板，99套毛选四集，53本毛主席语录，53本新党章，72条毛巾，33个脸盆，印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水瓶29个。整整堆了半个屋子。新娘新郎感到神圣。新郎3次高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人们肃穆。

军队子女内部大批招兵两年前就开始了。“明年再走吧！你还小！”玉洁矛盾着。她舍不得女儿这么小就走。但她知道就是军队内部要一个指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玉洁转业得早，丈夫又在一个重要的守备岛上。她要去找她留在军部的老友、老上级要一个名额。

“我要当兵。今年就走！”鲁丹斩钉截铁。“好吧”，玉洁答应了女儿的请求。很快，名额下来了。玉洁告诉女儿下个月中旬体检，3天后出发。鲁丹憧憬着未来。其实她从小就想



当一名演员，一名电影演员。她非常喜欢看电影。只要军部大礼堂或灯光球场放电影，不管作业有多少，不管天气有多坏，她定要跑去看。从影片里她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人生。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是电影演员。这好像是大明星凯瑟琳·赫本说的。

幼年时被一名青年男人性骚扰过，这件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从此她对男人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

中学里的班主任是位男教师，50多岁。他的儿子也在这个班就读。鲁丹由于一入校没多久就入选校队，初中6个班只有两名女生入选，鲁丹是其中一位，因此格外引人注目，鲁丹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校队里都是些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他们扎实的舞蹈基本功令新来的鲁丹震惊。原来一直认为自己跳得很好，一比较才知道差得很远。鲁丹决心超过他们。她咬紧牙关苦练基本功，很快得到队长的赞许。没有演出任务时鲁丹回到自己的班里上课。初三学期也就是鲁丹参军的那年，鲁丹感觉到了邻座那位男生投来的异样的目光。

这是班主任的儿子。约有几个月了吧！每次上课，这位男生不是看黑板而是用胳膊撑着头朝鲁丹这边看。尤其是上语文课他更不看老师，因为老师是他爸爸。慢慢鲁丹有了感觉，偶尔看他一眼，遇上他的目光，那目光满含羞怯和慌乱。鲁丹反倒很坦然。

要好的同学小茵过来了，“喂！下课了，还不出去！”厉害的小茵把那男生赶出去了。

“他好像老看着你。喂！让别人单相思了！”小茵嘻嘻哈哈开心地逗乐儿。

“嘿嘿！”鲁丹动动肩笑了。鲁丹知道自己没多久就要参军走了，但这事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学校。



“小茵，我俩去照张合影吧！”中学3年她俩是最要好的。

“好啊！快毕业了。高中我可能去香港读。”鲁丹知道小茵家有很多海外关系。

鲁丹十分羡慕小茵有两个非常疼爱她的哥哥。在两个哥哥的庇护下，小茵自由自在，快乐得像小鸟儿。“文革”期间两派闹武斗，小茵长得好英俊好潇洒的那个小哥哥被子弹打穿了右眼，没办法只好安了一个狗的眼睛。这事全校都知道，老有人在他后面指指点点的。但由于鲁丹喜欢小茵也喜欢小茵的两个哥哥，她觉得安上狗眼睛也不难看。他们善良，谈吐优雅，对小茵柔情似水。但中学3年来鲁丹从未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尽管他们也像对心爱的小妹一样柔情地对鲁丹微笑着。他们都知道她是校队的舞蹈尖子。每每如此，鲁丹只是感叹自己如能有个哥哥该多好啊！可自己为什么是长女，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果兰姐早回家乡去了。听姥姥说已嫁了人。

顺利地通过了体格检查，还有两天鲁丹就要离校了。星期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来到了学校。放假了，住校的同学都回家里去了。

空空的校园，空空的教室，空空的宿舍，空空的舞台，空空的练功房，空空的礼堂……鲁丹好怀念这个学校。这一切是那样熟悉。再过两天在校就读的200多名军队及军分区子弟一夜之间就要全部走光。校队的演出怎么办。校队只有鲁丹一人是军部子女，另外有3名是军分区的子弟。到时队长会急得跳楼。排得好好的一台节目要砸锅了。想到这，鲁丹无奈地摇摇头。真替队长担心。真应该演完这最后一场再走的。迎面有人叫她。

“谭鲁丹！谭鲁丹！”是学生会主席。高三班的一个男生。



“朱老师！”鲁丹礼貌地迎了上去。

“叫我朱玉纯吧！过几天我要到海南岛去工作了。”那时候大学不招生。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是很难的。所以当时在校的很多同学都去海南岛工作了。听说那里十分需要人，工资也高，就是太热，工作生活环境艰苦些。但弄到招工名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见到朱玉纯，鲁丹突然想起，中学3年她只跟这位男生、这位学生会主席说话。在校队她闷头练功，投入演出。在班里她认真听课，努力补课。对这位出色的学生会主席，她没有丝毫戒备。他更像一个慈祥的长者。他是全校的学生会主席，他有着非凡的口才和领导才干，对男生对女生他都循循善诱和蔼可亲。他长着玉面小生般的面孔。此时此刻鲁丹突然认真地看着朱玉纯那张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好看的脸。

“这张脸真迷人，不知迷倒多少女孩子。”鲁丹调皮地想着，怀着圣洁的情感从心里赞叹着。正是这位朱玉纯，鲁丹才得以进入学校舞蹈队。



那是鲁丹刚升入中学的第二个月。全校老师都集中接受再教育去了。没有老师上课，就由高班的同学当老师带领入校的新生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就是去“双抢”——夏收夏种。南方的水稻每年种两次。第一季成熟后，必须马上收割，然后争分夺秒翻田、施肥、放水，把第二季种上。不然就会影响全年的收成。临近结束时，各队的领队接到一项任务。每个队所在班必须和贫下中农举行一次联欢演出。朱玉纯急得团团转，他虽然才华横溢，可没有半点艺术细胞，也不了解学生中的情况。他向全班同学宣布了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会上无人吭声。全班同学都认真地听着朱主席精彩的总结。大家都盼着早点结束，早点返城回家去。鲁丹刚巧就在朱玉纯率领的

这个班。散会后，她找到小茵和几个平时相处得不错的女生，大家一商量，决定马上排几个节目，由鲁丹负责。她不费吹灰之力招集了十几个有基础的男女同学，把她在“八一”小学舞蹈队和校队的几个优秀节目稍加改编，很快就排好了。有歌舞、小合唱、三人舞，还有活报剧。小茵伴奏，她从小受过严格的正规的训练，拉得一手漂亮的手风琴。

朱玉纯和高班其他几个队的带队同学，看了排练好的几个节目非常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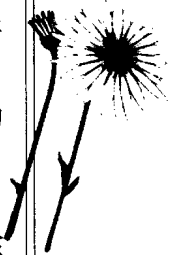
“谁编排出来的？”惊讶中朱玉纯问班长。

“是、是那个领舞的谭鲁丹。”老实憨厚的男班长指着鲁丹说。“是我们班的，她。”男班长又说。

“哦！哦！”朱玉纯朝鲁丹不住地点头。像遇见救星。不用说，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贫下中农都十分满意。他们真诚地感谢同学们无偿的帮助，使他们的晚稻秧顺利插上了。同时多谢同学们精彩的演出。因鲁丹的指点，朱玉纯特地跑回城里为演出借来了乐器和演出服。遥远偏僻的山村，一年二载难得看上电影。那年代所有剧团都解散了都砸烂了。听队长说，他们村子太远，太穷，根本没有看过好看的样板戏，只是听邻村的人说过。昨晚的联欢，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像过年一样。几盏大汽灯照亮了队里最大的那个晒谷坪。

回校上课后，很快鲁丹被通知选人校队。后来才知道是朱玉纯推荐的。鲁丹热爱舞蹈，为这事她打心里感谢这位大哥哥般的学生主席，对他一直怀着敬意。

“怎么？星期天还到学校来。”救场如救火，那次联欢的事给朱玉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谭鲁丹，初一（五）班的，军部的子女。这女孩子丝毫没有部队子女那种傲气，纯得很。舞也跳得非常好，还很有些组织能力。朱玉纯记下了这个女孩



儿。

“回家吗?天都黑了,一块儿走吧!”鲁丹在大门口等着,朱玉纯从单车棚里把车推出来。“朱老师”,自那次去农村全班都这样称呼他,“海南岛很远吗?听说全国海南岛最热,干嘛要去那里工作?”鲁丹问。

“是啊,要去那里工作。我们已面临着就业,你知道的,大学已不开课,没有书读了,只能去工作了。过两天我们几个高班同学一块去。你们在学校好好学习,很快就要有重要演出任务。新节目排练好了吧!”朱玉纯是来学校交待工作的,已选好了新的学生会主席。

夜色中,隔着自行车,他们走了长长的一段黑路。这是学校的专用公路。走完这段路才到热闹的大街上。一路上,他们随意聊着,鲁丹无拘无束。事后多少年过去了,鲁丹都怀着美好的心情,回忆那次和朱玉纯偶然的同路。后来鲁丹才知道,是朱玉纯特意陪着她,送她走过那段漆黑漆黑的公路。而他的家完全在相反的方向。

大哥哥。学生会主席。朱玉纯。

熙熙攘攘的兵站。这是内地一个中等城市的军务接待站。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各兵种军人。几辆军用大卡车把刚下火车的鲁丹她们一帮女孩子拉到这里。昨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个偏僻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路边。不多的送行亲属在叮嘱着自己的子女,一年前父亲已调回军部工作,但还是常常下连队、下基层。没有什么话语,也没有叮嘱。鲁丹对父亲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直到开车,鲁丹在车上向父亲挥了挥手。

“下车了!下车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大声指挥着。鲁丹她们被带到分配好的房间。第二天又上车被拉到一个更大的74兵站。



这里早已来了许多女孩子。是今年从全国各大军区招来的女兵。足有 600 多人。

“白头，咪咪哪儿去了？”鲁丹问白小雅。姜娜眼睛小，眯成一条线，因此叫她咪咪。在小学她们 3 个同班，上中学后才分开。

“哎！我拿到房间钥匙了。走，我们 3 个住一块儿。”胖嘟嘟的咪咪老远跑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拽着鲁丹和白头走了。呼啦，其余的女孩子一下子围住了刚进门口的领队。

“‘康司令’，‘康司令’，我们要钥匙。”“好！好！不要抢，这就给，现在发。”女孩子们戏称“康司令”的康参谋握了一大把钥匙。

74 兵站的饭堂。这是一个可以容纳 700 人同时进餐的大饭堂。

“大家注意啦，晚饭后，每个人到临时指定的班长那里自报号码，领军装。”康参谋一脸严肃地宣布。

鲁丹身高 1.60 米，因长得瘦，穿上 3 号军装还空空荡荡的。“把腰带扎上就行了！”白小雅边穿边说边看着鲁丹。她比鲁丹略高点。

“呀！我太胖了，要换一套加大的 3 号。”肥咪咪抱着衣服跑出门去。

“喂！快来看！快来看呀！”已穿好军装的咪咪姜娜在外面喊着。

“又什么事，这疯丫头！”白小雅边骂边拉着鲁丹跑出去。

一间足有 40 平方米的大房间，像个小会议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刚换上新军装的女孩子们。几张单人床上坐着几个干部，是来接新兵的。“康司令”已在里面。鲁丹她们 3 人挤进

